

衆

家

老

閣

黃

金

榮

黃浦江奇案錄

(十八)

章君毅

季雲卿跪求杜月笙

民國十三年黃金榮在上海巡捕房總督察長任內，轟動全國的黃浦灘琪美路大兇殺案，兇宅是黃浩沂在上海金業交易所大發利市，一舉手間賺了幾十萬銀洋後買來的。

這一兇殺案的來龍去脈，先得從張大帥大開金交所說起，張嘯林張大帥大開金交所，季雲卿氣喘咻咻的趕到杜公館，杜月笙在金業交易所也有交易在進行，這一次他做的是多頭。在杜公館有一名夥計，專門從電話裏收聽行情。那一天杜月笙的經紀人一共吸進了五十秤，也就是黃金三千五百兩，到十一點半休息時為止，杜月笙已經賺了個對本對利還有餘。聽電話的伙計正在笑得合不攏口，告訴萬墨林說：「萬先生，今天是財神菩薩進門了，三個半鐘頭就賺了三千五百多兩！」便在此時，季雲卿滿頭大汗的趕到杜公館，他見到萬墨林，一開口便是——

「墨林哥，救命！」

萬墨林陡吃一驚，他一送連聲的問：

「什麼事，出了什麼事呀？」

季雲卿拉起萬墨林，就往樓梯口走，他邊走邊說：「墨林哥，金業交易所出了事，請你幫幫忙，趕快請杜先生下來。」

萬墨林大惑不解的問：「出了什麼事呀？」

季雲卿這才簡單明瞭，把金交易所的風潮約略一說。萬墨林聽後，果然也着了急，脫口而出的說道：「糟糕，大帥這個漏子，撿得着實不小。」他請季雲卿在樓下等一等，快步去。

當他向杜月笙說明原委，杜月笙聽了也是一驚，馬上披衣下樓，那時候，心憂如焚的季雲卿，早已直挺挺的跪在樓梯口了。

杜月笙連忙停步，冲着季雲卿說：

「季先生，你這是做什麼？請起請起，你起來了我才好下樓呀！」

但是季雲卿為炒金者請命，他說什麼也不肯起立，一定要杜月笙先答應了他的要求。他怎曉

得杜月笙先已決定鐵肩担道義，把這一次上海市場空前未有的風潮，一股確挑了。杜月笙側着身子，三步併做兩步的走下樓梯，雙手扶起了季雲卿。不等季雲卿開口，便開門見山，一口應承的說：「那邊的事情我大致曉得了，你不必多說，我陪你走一趟便是。」

得了杜月笙的這言語一句，萬金一諾。季雲卿真是如釋重負，如逢大赦。爲了爭取時間，杜月笙坐上了季雲卿的汽車，他關照萬墨林，趕快開車去接小八股黨的第一號人物顧嘉棠，儘快趕到交易所去。

杜月笙、季雲卿匆匆抵達交易所，走進大廳，放眼一看，廳上已是一片大亂。張嘯林毛焦火燥，爬到了桌子上天跳大叫，他哇啦啦的在喊，逼着交易所經紀人馬上開盤。他帶去的高鑫寶、芮慶榮兩路人馬，早已拔出手槍，鐵尺在手，聲聲吶喊在替張大帥助威。成千上百的炒金者幾曾見過這種性命攸關的大陣仗，一個個吓得抱頭鼠

竄，鷄飛貓跳。交易所的主事人到處磕頭作揖，苦苦哀求，希望能夠恢復秩序。——張大帥大鬧交易所，驚動了英租界巡捕房，英捕房裏的高等華捕，包括上海八大股黨的頭腦伍士奎、浦金生、嚴老九全部到場，但是他們礙在張嘯林的面子，不好意思上前干涉，只能一臉苦笑，袖起雙手作壁上觀。

杜月笙、季雲卿一到，嘈雜紊亂的人羣中忽然有人高聲一叫。

「好了好了，杜先生來了！」

這一聲「杜先生來了」宛似一方千斤巨石，把大廳上的嘈雜聲浪，紊亂狀況全部壓了下去。人人自動住口，滿場鴉雀無聲。擁塞的人潮中立刻讓出來了一條路，由杜月笙、季雲卿和迎上去的程霖生等人，畢直的走到大廳正中央，在那兒，滿面怒容，迹近瘋狂的張嘯林，正怔怔的站在寫字桌上。

衆人但見杜月笙面帶笑容，大踏步的走到張嘯林跟前，伸出右手，柔聲的說：

「大帥，我們到裏面去談談。」

### 一 擲萬金風潮平息

方才還在厲聲叫罵，跌足咆哮的張大帥，此刻見到笑臉迎人，輕鬆自在的杜月笙，也只好把他的攻心急怒，如焚之憂暫且收起，他緊板着張臉，一語不發，就勢跳下了寫字桌。杜月笙和他親親密密的挽臂而行，穿過人叢，步上樓梯，一直走到長走廊的正中間，俯瞰大廳，劈面正對大掛鐘。

這時候，萬墨林已經邀集了杜門中的幾位首腦人物，包括地位僅次於杜月笙的金建蓀、顧嘉棠，還有做空頭的大戶程霖生與季雲卿。——英捕房的大批巡捕，迅速的在樓梯上站成一排，把樓上與樓下隔開。

於是，大廳裏萬頭鑽動，人人都在伸長頸子抬起頭來，迫切等待——他們要看杜月笙有多大的能耐，用何等妙策，平息這一次排山倒海的大風潮。

沒有麥克風，不設擴音器。杜月笙很吃力的提高聲浪開了口，頭一句便是自謙之詞，他說：

「各位，生意上的事，我杜某人是外行。祇不過，在這個場子裏，兄弟也有點小小的交易，所以兄弟爲了切身利害關係，特地趕來說幾句話，就不知道各位肯不肯聽我這幾句……」

說到這裏，杜月笙停頓了一下，他在徵求衆人的意見。——大廳裏的反應是一片寂然，實在是因爲得失利害關係太大了，以致於沒有一個人敢於買個交情，在杜月笙未表明立場前表示贊可。

杜月笙祇好認定大家是以沉默表示同意，他繼續往下說道：

「今天的行情，確實有點走樣。這裏面有沒有人暗中操縱，我不敢說。不過我杜某人今天做的是多頭，站在多頭的立場，我可以說幾句話，我總覺得，今天我們多頭賺的錢，未免有點過份！頭一樁，」杜月笙又頓一頓，右手指着自己左手腕上的手錶，石破天驚的說：「十一點半停拍休息，這是規矩。但是休息的時間只有十分鐘

，現在十二點鐘都過了，怎麼還沒有開板續拍呢？」

一句話，提醒了在場所有的人，大家不約而同的看看自己的手錶，再看一眼杜月笙對面的那座大掛鐘，這才發現，掛鐘已經被人做了手脚停了擺，時針分針，仍然指在十一點半稍過一些。頭一個便是張嘯林忿不可忍，他虎的直跳起來，一開口便是國罵三字經：

「×××！原來你們多頭在耍把戲，捉弄我們，連鐘都弄停了擺！」

杜月笙做的是多頭，可是他却站在空頭的立場說話，把翁瑞午拖延時間請救兵的一着棋，極其巧妙的加在多頭者的頭上。——弄得大夥兒全都迷糊起來了，這究竟是誰做的手脚，玩的把戲呢？大廳裏又響起了聚蚊如雷的嗡嗡議論聲。

杜月笙伸出右手，把議論紛紛全壓下去，然後再高聲說道：

「各位，這隻鐘一定是漢巧壞了，列位都沒有注意。祇不過，因爲這隻鐘停得太巧，我們做多頭的就有點顯得不漂亮了。各位肯依我的辦法，今天是禮拜六，下午規定休息，我們這一場交易又不能拖到禮拜一。那麼，我們就只有維持現場，再做半個鐘頭，把午場的交易做完，然後結賬！」

杜月笙的這一席話，說得刀切豆腐兩面光，面面俱到。誰也不能表示反對。於是衆人異口同聲的說：

「好，我們就聽杜先生的，再做半個鐘頭，做完交易結賬！」

杜月笙聽了，微微而笑，雙手抱拳，作了個四方揖，以示道謝，緊接着，杜月笙便自我犧牲，豪氣干雲的提出一個可行的解決風潮辦法，他說：

「我剛才說過，今天我做的是多頭，現在我願意把買進的全吐出來補空，還有我杜某人的朋友，那一位肯放手，請站出來，讓我們在未開拍以前，先札一札數目，看看共有多少。」

### 幾家歡樂兮幾家愁

他這幾句話方才說完，站在杜月笙背後的金建霖、顧嘉棠等杜門人物立刻挺身而出，各人報了各人買進的數字，由金建霖約略一算，總共有一千八九百押，亦即十二三萬兩黃金。也就是說杜門人物爲了平息張嘯林所闖下的這場大禍，吐出了十二三萬兩黃金的到手餽頭，既得利益，這確實稱得上是慷慨仗義的驚人大手筆。——由於杜門人物的勇於犧牲，全部拋出。自那日十二點鐘起繼續開板續拍，黃金價格又開始直線下瀉，大空頭們一個個起死回生，慶幸復甦。張大帥等於檢回了一條性命，十二點半完成交易，金價業已恢復正常，結賬下來，張嘯林不過賠了十餘萬元。程霖生、季雲卿兩個大戶，雖然所賠比張大帥還多幾倍，但是他們恍似從鬼門關口逃了回來，直在口口聲聲的唸阿彌陀佛了。

天下事有因必有果，民國十三年張嘯林的大鬧金業交易所一場軒然大波，同樣的也引發了一連串的大小事件。頭一樁，杜月笙的仗義救友博得一致好評，使他聲望日隆，地位愈高。同時，

由於這一次軒然大波所受到的教訓，使黃浦灘上的炒金者痛定思痛，心有餘悸。他們深感金業交易所營業進出如此之大，對於金融市場影響如此其巨，實在應該有一個法定的組織，和嚴密的制度。因此他們正式發起組織公司，成立於法有據的金業交易所，並且公推杜月笙爲常務理事。這便是杜月笙由俠而商，步入金融界，設公司、開銀行，蔚然成爲工商鉅子，金融領袖之伊始。

其二，是翁瑞午從此在黃浦灘上立定脚跟，成爲一位知名人物。因爲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對他的肆應長才，「停擺」妙計大爲賞識，正式委託翁瑞午當他的金業交易所經紀人。程霖生給予翁瑞午的酬勞，是由他所開設的「永豐裕」錢莊送給翁瑞午一個空白摺子，只要是翁瑞午自己做炒金交易，可以憑摺支領他所需要的本錢。從而使翁瑞午成爲一位頗有資財的小富翁。當時人徐志摩與陸小曼婚後，翁瑞午即因慶祝天馬會票戲同台之雅，以及他的囊有多金，推拿之術而成爲陸小曼的入幕之賓，間接促成徐志摩的搭機撞山而死。

其三，張大帥大鬧金業交易所，藉由杜月笙的勇於犧牲，鼎力斡旋，完成交易結賬後，空頭多頭總算勉強拉平，進出不大。在這一場大風暴中却有一個消息靈通，混水摸魚者把握機會發了筆財，那便是地皮大王程霖生炒金的另一名助手黃浩沂，他原是上海小錢莊學徒出身，後來在程霖生所開設的錢莊當夥計，他幫程霖生跑金業交易所，却是私心很重，一有機會就暗程霖生的邊。那日杜月笙一到，他頓時就機伶的提高了警覺

，等到杜月笙仗義拋出多頭，交易所一開板，他就頭一個宣告了結，就這樣給他賺了好幾十萬塊錢，然而，悻進者必悻出，彷彿已經成爲定理，亦即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中似有前定。黃浩沂在炒金生意中發了大財，他趁火打劫撈了一票，在地皮大王程霖生來說，誠然是九牛之一毛。但是看在一股炒金經紀人的眼裏，這幾十萬元就是一筆天文數字，可觀橫財了。所以黃浩沂毅然決然，不再「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做嫁衣裳」。他脫離程霖生，自立門戶，在北京路上開設一井中南銀行，憑他卓越的才幹，不懈的努力，不數年間便異軍突起，出人頭地，中南銀行成爲全國民營四大銀行之一，與金城、鹽業、大陸三銀行並駕齊驅。到民國二十三年底，中南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已達國幣四千零二十五萬元之鉅，於發行鈔票的六家純民營銀行之中，高居第一位。祇不過，黃浩沂大發其財的當年，他却一連遭到兩件禍事。亦就是張嘯林大鬧金業交易所的案外之案，當年在黃浦灘上，也是駭人聽聞，轟動遐邇，而且餘波盪漾，歷久不歇的。

### 買進凶宅闖了大禍

前文不是提過，上海黃浦灘上最著名的一座凶宅，座落法租界琪美路上，一連空了兩年，業主一再殺價求售，始終乏人問津嗎？就在黃浩沂在金業交易所大發利市，一舉手間賺了好幾十萬，他貪圖琪美路那幢房子實在太便宜了，花了極少的代價就把它給買了下來。照黃浩沂的原意，他是想將就原有建築，裝修粉飾一過，就此作爲

位列富戶之林的黃公館的。可是他的太太見聞頗廣，很有點主張。她聽說那幢房子是凶宅，常鬧鬼，說什麼也不肯搬過去。黃浩沂貪圖便宜買了房子反倒住不成，正在束手無策，徒呼負負。有一天，忽然有一位濃眉大眼，文質彬彬的青年，登門拜訪，向黃浩沂表明來意，他想承租琪美路上的那幢房子。

當時黃浩沂不勝之喜，他一口應允，開了個租價，濃眉大眼的青年居然爽快爽快，照價訂約承租，不會要求減少分毫的租金。黃浩沂與沖沖的馬上就要和來人訂約，黃太太時亦在座，她悄悄的把黃浩沂一拉，拉到書房隔壁的臥房裏，一本正經的說：

「我們的房子不要租給他。」

黃浩沂一怔，詫異的問：

「爲什麼？」

「你沒有看見呀，」黃太太壓低聲音，透著帶點神祕的說：「這個年青小伙子一雙眉毛好濃，眼神亮點帶凶。何況，我們又不曉得他的來路。」

黃浩沂聽時，好生不悅，他板起臉來，老大不高興的說道：

「只要他付得出房租，人家的相貌好不好，來路不明，妳管得着嗎？」

說罷，逕自回到廳上，和來人順利的簽訂租約，收下押租和房租，當面交付了鑰匙，交易完成。黃浩沂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那幾千塊買房子的錢總算沒有白花，房子租出去，懸在心上老大一個疙瘩，也就自然而然的解開啦。

琪美路的房子租出去以後，由於中南銀行迅告成立，業務情形非常之好。黃浩沂日進斗金，躡身黃埔灘上的知名人物之一。地位日高，交游漸廣，他也必需擺擺排場了。他在靜安寺路上買了三十畝地皮，造了一所水木清華、美侖美奐的花園洋房。黃浩沂兩夫婦膝下僅有一子，還在唸小學，黃浩沂乃學滬上富翁名流的樣子，把他的獨子送進一家貴族學堂，又鑒於當年上海綁票風熾，江蘇溧陽幫、浙江嵊縣幫，還有淮海江西北幫的綁匪強盜正在黃浦灘上綁架勒贖，無惡不作。黃浩沂又給他兒子僱了四名保鏢，一天四趟，由四名保鏢嚴密保護，乘坐私家汽車，招搖過市的上學下課。

早先，琪美路凶宅空着的時候，附近的負販走卒，行車賣漿者流，經常都在傳說，琪美路凶宅一到日落西山，黃昏薄暮，便鬼影憧憧，陰風淒淒，入夜以後，有時聞無人住的屋子裏會亮起燈光，及至行人接近，立刻倏然熄滅，種種恐怖之說法，不一而足。當巡捕房中有人信以爲真，言之鑿鑿，大有談凶宅而色變之概，總督察長黃金榮聽到了，每每付之一笑道：

「你們不要少見多怪，庸人自擾了好吧？什麼琪美路凶宅鬧鬼，我告訴你們聽，那一定是鷄鳴狗盜，宵小之輩，利用那一帶地點偏僻，又臨近界路，把那幢空房子作爲他們爲非作歹，藏身匿跡的所在。他們鬧神鬧鬼，正是吓唬平民百姓，叫他們不敢接近，洩露了他們的祕密，不相信，幾時你們去搜搜看。」

巡捕房裏的包打聽們起了好奇心，也曾幾次

三番開了警車，荷槍實彈，整隊前去琪美路凶宅作突擊搜查，果真給他們抓到過幾個毛賊、逃犯，從此以後對於黃金榮黃老闊的見聞廣洽，料事如神，不由不佩服得五體投地。因此，在法租界巡捕房裏的包打聽們，不但相信凶宅的傳說。而且還把那一處神祕恐怖的凶宅，視爲黑道人物，強盜土匪的淵藪巢穴。黑道人物既然得了這麼一個理想、便利的窩，照說他們就會竭盡一切力量，將這一個窩保持原狀，對於任何侵入、入據者，他們勢將多方加以杯葛，以免破壞了他們的祕密勾當。基於此，黃金榮對有人承租琪美路凶宅這一件事，早就提高了警覺，他曾幾次三番告誡他的手下說：

「有人租下琪美路那幢房子，還敢搬進去住。那就表示他有很大的惡勢力，敢和黑道人物正面碰一碰。在這種情形之下，很有可能在那裏鬧出大案子來的，你們一定要時刻密切注意。」

果不其然，就在琪美路凶宅租出去三個月以後，一個大雪翻飛的三冬臘月嚴寒天氣，法租界琪美路凶宅發生了驚人血案。

### 一十七具無頭屍骨

報案的是一名蕪夫，亦即租界居民諷稱的「倒老爺」。「倒老爺」者，掏蕪坑倒馬桶的清潔工是也。案發之日，那名倒老爺在凜冽寒風中一口氣跑了一兩里路，居然跑得滿頭大汗，氣急敗壞。他一頭衝進盧家灣巡捕房，指手畫腳，氣喘吁吁的說：

「不……不好了，琪……琪美路的那幢房子

裏，殺死了好多多人啊！」

清潔夫在捕房裏倉皇報案，出語驚人。在座的華洋巡捕無不大吃一驚，扶桌立起，唯有總督察長黃金榮不愧為老公事，他七鬚不驚，聲色不變，徐徐的站起身來，先讓清潔夫坐下，喘一口氣，定一定神，再命人給他一杯熱茶喝，然後和顏悅色的細細的問。

黃金榮和清潔夫一問一答，在場的華洋巡捕很快的便獲悉了全案概梗——那時節滬上大雪三日不停，接近郊區的冷街僻巷，積雪已有一尺多深。是那位清潔夫很負責任，他想起琪美路上有幾戶人家，已經三日未曾清除糞便，頗有黃禍氾濫之虞了。他冒着大雪推一輛糞車，頭一家就到那處凶宅。

清潔夫源源本本的往下說，他先拉門鈴，裏面沒人答應。再一看鐵柵欄大門竟是半開半闔，不會門牢。黃浦灘上，清潔夫的號衣是一件紅背心，不論豪門富戶，貧苦人家，清潔夫穿堂入室，自來自去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所以他當時毫不遲疑，推開鐵門就直走進去。到客房門口時，他又提高嗓門喊了幾聲，依然聽不見有人答話，再推客廳門往裏走，才走到客廳裏，觸目所見的景象，便讓他嚇得魂飛天外，頭皮發麻。

客廳裏桌倒椅翻，一片凌亂。地面上染滿血迹，血泊之中，赫然竟是三具屍首。清潔夫定睛看時，三具屍首一概沒頭，全都被人砍掉了腦袋。

那位清潔夫的胆子算是够大的，他勉強定下心神，便想找個人來問聲究竟。於是他一面高聲喊叫，一面一間屋子打開門來往裏探看，樓下除了

三具無頭屍首以外絕無人跡。清潔夫再拾級上樓，逐房查究——這一查究方知驚人血案着實非同小可，樓上的各個房間，又橫七豎八的躺著好些屍首，全部都是被砍去了頭的，清潔夫花了好大半天功夫，方才把這些個屍首數清楚了，樓上十四具，樓下三口，總共有十七名慘死者。

這在五花八門，千奇百怪，冒險家樂園的黃浦灘上，也是駭人聽聞，空前未有的一樁集體屠殺案，一共有十七個人都被砍去了腦袋，而且黃金榮再三追問清潔夫，清潔夫十分肯定的回答：他只發現十七具屍首，連一個人頭都沒看到。

聽完了清潔夫的報告，黃金榮一面調兵遣將，一面作最週密的部署，由於殺人之多，屠戮之慘，他首先判定凶手人數可能要比較殺者更加多些，而且他們必定有武器，多半會恃強拒捕。所以黃金榮決定大舉出動，同時還得作萬全的準備。當日在盧家灣的法國巡捕、中國巡捕，安南巡捕一致穿上防彈背心，人人配槍實彈，坐上各式警車，分頭出發。

這一次盧家灣巡捕房華洋巡捕全體出動，是採取大包圍態勢分頭挺進，以血案發生地點琪美路為中心，齊頭並進，步步縮小包圍圈，所以警車甫開動便已形成了封鎖網，依黃金榮的估計，天寒地凍，街頭行人稀少，二三十名乃至更多的凶徒，在他佈署的包圍圈裏，除了上天入地，根本就無法遁其形，倘若一切順利，這二三十名凶徒就大可以手到擒來，無一漏網。

然而，怪事也就出在這裏，當黃金榮佈好天羅地網，出動全部警車警員，從四面八方駛近那

一幢琪美路凶宅，不但路上沒有見到一個可疑人物，尚且，到了駛抵凶宅四週，完成了嚴密的封鎖圈。上百名華洋警探，人人找好掩蔽物，進入射擊位置，再用揚聲器向凶宅裏喊了好半響的話，上百名華洋警探槍上膛，刀出鞘，密切聆聽注視，緊張得氣都喘不過來。可是，所聞所見，就祇有呼呼風聲，一片死寂，凶宅裏裏外外，既沒有一聲回應，也不見一個人影。

### 一轉眼屍首不見了

時間一秒一分的過去，凶宅裏外仍無半點動靜。黃金榮老謀深算，幾乎已能斷定：血案發生為時已久，大批凶手先已逃逸。因此他改弦更張，一聲令下，選了十幾個勇敢機智，胆大心細的警衛，一律使用手提機關槍。在其餘警探的瞄準待放掩護之下，發聲喊，用最快速度衝過花園，衝進客廳去。

最緊張的時刻到了，一場激烈槍戰，一觸即發。黃金榮高聲喝令：「衝！」十幾名敢死隊一聲高喊，扣動板機，酒開腳步，頓時就槍聲如雷，彈如雨下，敢死隊一口氣衝進了彈痕密如蜂窩的客廳門，人人奮不顧身，一湧而入。而槍聲也就在這一瞬間停止，事實證明黃金榮所料不差，凶宅裏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了。

只是，更令人舌擲不下的咄咄怪事還在後面——衝進客廳去的敢死隊馬上就嘖嘖稱奇，大呼小叫起來，他們的驚呼駭叫之聲傳到戶外，黃金榮他們無不清清楚楚的聽見：

「那裏來的死人呀！」

黃金榮把右手裏的手槍舉起來一揮，華洋警探的頭目全都跟隨在他後面，這一行又有十幾個人相率走進了那間大客廳；——怪了怪了，黃金榮睜眼看時，地面上那兒有三具無頭屍首呀。

華洋警探一個個怒從心中起，惡向胆邊生。

他們誤以為上當受騙了。在這雪花飛舞的大冷天，被一個小小的清潔夫「騙」得全體出動，大舉包圍，一陣衝鋒，還提心吊胆白白緊張了老半天。有幾個一向養尊處優，目高於頂的法國巡捕頓時就光了火，叫人把那名清潔夫拖了來，不由分說的開口就罵，動手便打，直打得那清潔夫哭出嗚啦，極口討饒。法國巡捕在聲聲叱喝：

「你好的胆，你敢誑報命案作弄我們！」

黃金榮正在客廳裏仔細勘查，他耳朵裏聽到那名清潔夫聲聲的哭喊：

「冤枉死人了呀，我剛才看得清清楚楚的，怎麼一下子統統不見了哩！」

聽得出清潔夫所言斷然不假，黃金榮忙奔過去，一伸手攔住了那幾個正在遷怒毆打清潔夫的法國巡捕，他厲聲的一喝：

「不許打人，我要問他的話！」

總督察長的命令，法國巡捕不敢不依，他們馬上就收拳住手。已經挨了幾記冤枉揍的清潔夫，趕忙跑到黃金榮的面前，雙膝一屈，跪下地磕着頭說：

「冤枉呀，黃老闆，我真正是冤枉的呀！」

黃金榮譔然的笑笑，伸出雙手把清潔夫扶了起來。他先給他吃一顆定心丸，肯定的說：

「我曉得你是冤枉的。」

清潔夫被打怕了，他千恩萬謝，口口聲聲的說：

「黃老闆，你要給我做主，天地良心，我怎麼敢誑報命案呢？」

黃金榮再溫言安慰了他幾句，然後低聲的告誡他說：

「你不要怕，不要慌，定定心神，我問你的話，你要好好回答。」

清潔夫感激涕零的說：

「謝謝黃老板，謝謝黃老板。只要老板給我做主，我就什麼都不怕了。」

「那好，」黃金榮頗表欣慰的點點頭說，又問：「你剛才在捕房裏講過，你在樓下客廳看到三個屍首，樓上發現十四個屍首？」

清潔夫不假思索的回答：

「是的是的，我一個個數過了的。」

「你還講過，」黃金榮不疾不徐，像朋友之間聊閑天一般的問着：「樓上樓下的十七個屍首，全部都是給砍掉了頭的？」

「是的是的。」

「而且，」黃金榮進一步再問：「你還說你看到滿地都是血！」

### 破案緝凶難於登天

「不錯不錯，」清潔夫又顯出了恐懼的神情

，「黃老板，有些屍首簡直就跟泡在血裏一樣啊！」

「那麼，你仔細想想，」黃金榮好意預先警告他說：「你還記不記得，那些屍首都是躺在什麼地方的？」

清潔夫很聽話，他果真上下左右的看看，凝神想了一陣，方始回答黃金榮的話說：

「大致還記得。」

「那就好了，」黃金榮歡聲說道：「找不到屍首，只要找得到血，就可以證明你並不會誑報。」

黃金榮把那幾個法國巡捕和安南巡捕頭目，喊到他的身邊來，然後，他再吩咐清潔夫道：

「來來來，我們先從樓底下客廳裏找起。你說，這裏的三個屍首起先躺在那裏？」

由清潔夫帶路，引領黃金榮等一行走了幾步，清潔夫伸手一指地下說：

「這裏好像有一個。」

黃金榮和法國巡捕蹲下去細細一看，厚厚地毯上果然有一灘血迹。祇是天氣太冷，血迹早已凝結，結成了紫色的一片。

樓上樓下，約摸花費了一個多鐘頭功夫，清潔夫逐一辨認出十七處無頭屍首傷身臥屍之處，每一處都有一灘凝結的血迹。

驚人命案確定了。華洋巡捕一個個搔耳撓腮，大惑不解，彷彿文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人人都

在相顧錯愕，異口同聲的問：

「血跡還在，屍首到那兒去了呢？」

黃金榮深沉的一笑，暫且不作答覆。他下達一道道的命令，派一批人在琪美路凶宅輪班守衛，同時進行嚴密搜查。再派出大批警探，分向四面八方可疑之處搜尋凶手和屍首、人頭。

搜查凶宅的工作由黃金榮親自率領幹探進行，他們花了大半天的功夫，將一座凶宅作了捲地毯式的搜查，結果是收穫不豐，這一幢凶宅之內，但有一張紙頭、一件標識，或竟是半點線索，都已經被凶手焚燬或帶走了。整幢凶宅所遺留下的僅祇是一些笨重傢俱、食物器皿，以及若干鋪蓋衣服。根據這許多東西作研判，黃金榮認定住在這一幢凶宅裏的是一大家子人，這一家子人多半已經悉數被殺。此外，則由凶手殺人之殘酷推斷，此一驚人血案非關劫財，不是情殺，而以仇殺的成份居多。

忙了一天，回到鈞福里黃家，黃老闖又召集他的心腹弟兄，黃浦灘上各路英雄人物，集思廣議，澈夜討論。很遺憾的是始終研究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姑且認為琪美路驚人血案是仇殺吧。——倘若不是江湖恩怨，平民之間裏有殺光全家一概斬首的深仇大恨，何況，私人恩怨也施不出這種集體屠殺迅速移屍的手段。倘若說是江湖恩怨呢？那怕強盜土匪婊子賊，也不會有這種處置仇家的喪心病狂作為。黃金榮和他的朋友、手下們一概陷入五里霧中，百思不得其解。

連黃金榮的朋友，手下，都研究不出一個所以然。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洋警探們更是撲朔迷離，毫無線索可尋了。一批警探在琪美路輪班守衛，居然成了守株待兔，一連多日既無可疑人物出現，甚至於連被害者的家人親戚朋友乃至隣居相識者都沒有一個露面的。黃金榮因慮愁城，屈指算來，這連殺一十七人，移屍滅迹的駭人血案：一不見人頭，二不見屍首，三不見凶器，四不見

苦主，五不見動機，六不見凶嫌。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破案緝凶，那不是比登天還難嗎？

### 周恩來一語洩秘密

一直要等到兩天以後，大雪停止，再過兩天，積雪將消，行人漸在街頭出現。於是有了不少路人駭然發現了人頭，無頭屍首。從琪美路凶宅，血案現場，直到界路十三號蒙不萊塵賭窟，陸續的從積雪下，陰溝裏，出現了一隻只的無頭屍，人腦袋。居民奔相走告，驚慌失措，巡捕房裏報案的來人與電話絡繹不絕。中國官府和英、法兩租界的巡捕房，一致出動。黃金榮和各方面聯絡，他獲悉屍首人頭散佈在從界路十三號蒙不萊塵賭場和琪美路凶宅之間，初步假定驚人血案與蒙不萊塵賭場有關，中英兩方同意了這一個見解。因此，三方會合一處，協同破案。首先派出大隊軍警，武裝包圍蒙不萊塵賭場，包圍圈從上海北火車站延伸到浙江路、寶山路，以至天通庵。在這一廣大的區域之內，交通全部斷絕，街頭巷口架起了機關槍，街巷衙堂軍警密佈，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再由中英法三方派出大隊軍警挨家挨戶的進行搜查。然而，搜到早已廢棄的蒙不萊塵賭場為止，祇不過在那一幢空屋的壁爐裏，搜出了大批焚化的紙灰，由餘燼中好不容易找到的幾張紙片拼湊起來，赫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真象大白：當年先已廢棄的蒙不萊塵賭場空屋，原來是共產黨的一處巢穴。住在琪美路凶宅慘被斬首的那一大家人一十七口，則是由共產黨巢穴出動的一批凶手，乘着雪夜僻地的便利，濫

施殺戮下毒手一一處死的。事實證明這果然是一件空前未有的驚人仇殺案。祇不過，這一個血案仍舊還是破不了。

因為，以蒙不萊塵賭場為巢穴的共產黨徒，在殘殺琪美路凶宅一十七口後，乘清潔夫奔往盧家灣巡捕房報案時，以迅捷的手法把屍首、人頭全部移走，分別藏匿在積雪之下和陰溝裏頭。企圖消滅痕跡，轉移租界警探的注意，他們是想利用租界洋捕房恤中國人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殊不知法租界捕房總督察長黃金榮心細如髮，堅持追查到底，這才使共產黨早期的罪行之一公諸於世。但是，中英法三方面的軍警，偵破血案也只能到此為止。由於共產黨的劊子手在做案以後立即遠颺，早已不知逃向何方，因此凶手一個也抓不到。同時，被害者一家所有的證物早已消滅殆盡，連他們姓甚名誰，是何許人都查不出來。因而使琪美路驚人血案，成為黃金榮一生之中，遲遲未能破案的巨案之一。

不過，事隔十四年，民國十三年轟動黃浦灘的琪美路大凶殺案，畢竟還是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由一個萬萬意想不到的物物自己洩露了。那便是現任中共偽總理周恩來，當時他是躊躇滿志，得意洋洋說出來的。時在八年抗戰初期，周恩來以中共代表身份竊居重慶。他在一個酒酣耳熱的場合提起，民國十三年有一名中共頭目背叛共產黨，拐帶一批巨款隻身逃往海外，留下他的一家十七口，隱姓埋名，消聲匿跡，租下琪美路那一幢僻靜的房屋住下，終於被周恩來等人查了出來，經由中共當局判決全部斬首處死。（未完）